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縱橫家與中國文化

傅劍平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縱橫家與中國文化

傅劍平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縱橫家與中國文化 / 傅劍平著. -- 初版. -- 臺
北市 : 文津, 民84
面 ; 公分. --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 90)
參考書目 : 面
ISBN 957-668-275-4(平裝)

1. 陰陽家

121:7

84000194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縱橫家與中國文化

(1989年杭州大學博士論文)

著 作 者 :	傅	劍	平
指 導 教 授 :	姜	亮	夫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	津	出 版 社

地 址 :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 : (0 2) 3 6 3 5 0 0 8

傳 真 : (0 2) 3 6 3 5 4 3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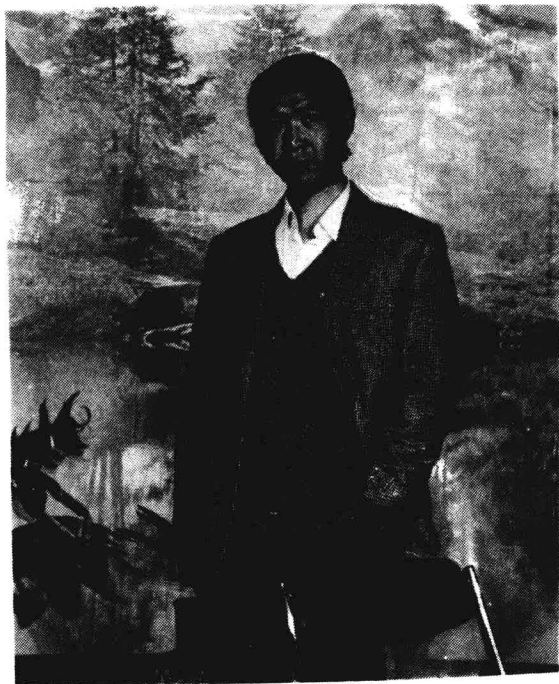
郵政劃撥 : 0 0 1 6 0 8 4 - 0

登 記 證 : 局 版 台 業 字 第 5 8 2 0 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二 月 初 版

印數 : ①~1000本 定價 : 新台幣 280 元

ISBN-957-668-275-4



作者簡介

傅劍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生於雲南省昆明市，省立第八中學畢業，雲南師範大學文學學士，西北大學文學碩士，杭州大學文學博士。一九八九年任教於廣東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從事中國古代文學與傳統文化的教學與研究迄今。著有《文化學通論》、《中國文化精神探究》等專書。發表過《周易需卦探源》、《原儒新論》、《秦漢游士與秦漢散文》、《王官之學散而詩亡論》等論文多篇。

自序

先秦諸子，號稱百家，要則九流十家耳。小說家言，街談巷語，裨官野史，劉歆《七略》，班固《漢志》皆以爲「道聽塗說之所造」，實無足觀，「可觀者九家而已」，固爲流俗之所輕矣。漢興之後，儒、道俱爲官學而各極一時之盛，儒學復衍化爲經學而與政事相表裏，成爲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心、重心；道家亦據山林，攬人心，於朝野士人百姓之行知影響殊鉅。墨家後世雖不彰，先秦則當世顯學，與儒家相詰難駁論，其徒眾更力行墨學，摩頂放踵，聲跡遍於國中。至若陰陽、名、法三家，其行也彰，其學也顯，按之史籍文獻，可謂茲盛也。雜、農兩家，其說雖有顯有不顯，然檢索往史，考校今學，有關論著亦甚可觀。然則，九流十家，固爲流俗之所輕而無足觀者，縱橫家實又其一也。

劉向、劉歆及班固雖著縱橫家於目錄文獻，敘其學術於諸子之林，卻又倡縱橫家言，可觀者文辭，可鄙者心術之論。此論一出，遂開後世鄙棄縱橫家之先河。數千年來，眾口一辭，縱橫家遂爲詭譎詐僞之術，蘇秦、張儀俱成奸邪舌行之人。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信非虛言哉！

余自負笈西京西北大學，師從劉持生先生，日浸淫於左國班馬，尤以蘇張國策、賈誼司遷，親炙於劉師者良多。如此者三載，終以《秦漢游士與秦漢散文》論著得遂碩士學業。後復有幸赴杭州大學，受業於姜亮夫（寅清）先生，得授諸子之學，並允選縱橫家爲研究課題。縱橫之學，以向爲舊世正統思想所不容，研究資料多付闕如，只得爬疏綜理，考鏡源流，一句之得往往獲之於月滿西樓之時，一義之明亦多豁然於晨昏曉旦之際。盛夏炎威，

隆冬苦寒，俯讀仰思，不改其樂。如此者又三載，始知縱橫家無足觀者，古人之虛言；有所言矣，來者之宿志。

一九八九年冬，余成論著《縱橫家與中國文化》，都廿餘萬言，所探究者計：縱橫家之起源、發展與衰落；縱橫家於先秦百家中之地位與作用；縱橫家於秦漢之復興與對後世之影響。要而言之，縱橫家，實戰國秦漢（至漢武帝止）之當世顯學也。具而言之，縱橫家之義蘊有如下三事：(1)戰國時期縱橫捭闔，馳說各國諸侯權要，從事以合縱連橫運動為主要活動之政治家、外交家及軍事家；(2)參與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對中國文化哲學突破作出傑出貢獻之獨立之思想及文化學術流派，亦即《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言之「九流十家」之一家；(3)以先秦縱橫家行事為行為模式，以其縱橫開拓、「進取為人」之思想精神為核心價值取向之一種中國古代「士」之理想典型。

秦火熾而百家之跡遽熄，而諸子之學散；文景治而百家之學復興，而縱橫家帛書存；司馬遷作《史記》，而縱橫家之道顯；劉子駿輯《戰國策》，而縱橫家之說盛；余著是書而縱橫家之義彰。家有敝帚，猶可自珍，此之謂歟？雖然，藐予小子，何敢「意必固我」！究詰拙著，以疏於才學，縱橫家之精義，或時有不彰；以昧於思想，余之縱橫學觀，亦或時有可商，時賢大雅，敬祈亮察，苟有以教我，幸何如哉！

余之為學，向不喜「朝為一學，暮即成宗」之習氣。憶昔師從劉持生先生問學，先生曾有聯贈余，辭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並言此聯為昔先生之師黃侃季剛先生贈師者，今轉而贈余。後負笈杭州，親炙姜亮夫（寅清）先生，姜師亦有聯贈余，辭曰：「多志而擇，博學而算；上通不困，

幽居不淫」，並言此聯爲昔先生之師章太炎先生贈師者，今亦轉而贈余。小子不敏，固知此乃兩師之所寄望與夫鞭策小子，敢不惕惕焉！兩師之庭訓言猶在耳，恍如昨日，然劉師持生先生遽歸道山有年，思之潸然；姜師亮夫（寅清）先生亦臥病經年，弟子惟日日馨香拜禱，吉羊作康強頌耳。書志序端，亦所以念吾師云。

傅劍平

一九九四年孟夏之日於廣州

縱橫家與中國文化

目 錄

自 序	
導 言	1
第一部分 縱橫家與先秦文化	58
第一章 縱橫家的起源	58
一、縱橫家與行人之官	58
二、縱橫家與養士之風	72
三、縱橫家與先秦游學之風	78
第二章 縱橫家的發展	83
一、初期的縱橫家：子貢與吳起	83
二、戰國——縱橫之世	110
第三章 縱橫家——戰國縱橫之世的顯學	118
一、縱橫家道術	121
二、縱橫家道德	143
三、縱橫家的進取之道	161
第二部分 縱橫家在秦漢時代的中衰、復興及其影響	197
第一章 秦漢時期的縱橫家	197
一、秦代縱橫家的中衰	197
二、漢代縱橫家的復興	202
三、秦漢縱橫家的影響	217
第二章 縱橫家出於亂世	235
第三章 儒家流於縱橫	251

第三部分 縱橫家與現代中國文化·····	273
第一章 傳統中求變化·····	275
一、縱橫家與王闡運的帝王學·····	275
二、縱橫家：楊度的匡時救國道術·····	282
第二章 創造中求轉化·····	294
一、現實的追求·····	296
二、實存的抉擇·····	301
三、縱橫進取精神·····	305
結束語·····	314
引用書目·····	315
參考書目·····	320
後 記·····	322

導 言

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卻並非每個國家和民族都經歷過中國先秦時期「百家爭鳴」那種文明的樞紐時代。在那個光輝的時代裡，中華民族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完成了哲學突破，使中國文化躍入了一個嶄新的、更高的境地。①舊有的王官之學散裂為諸子百家，激烈的論辯，深刻的反思，第一次凸現出整個中華民族高度的群體自覺意識。正是在這種高度群體自覺意識覺醒的基礎上，知識階層通過對舊有文化系統、人格系統、社會系統的超越性的批判與反思，改變了舊的系統，確立起嶄新的思想文化形態。這些新的思想文化形態表現為先秦的各種思想文化流派。由於中國文化的哲學突破，是在一個極具動態，極富變化的歷史背景之下完成的，在公元前一千年當中，突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對這種突破的認識並不是與突破進程本身同步的，而是也具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通過對文獻記錄和歷史事實的考察研究，我們可以確信，對中國文化哲學突破較為系統與全面的認識評價，是從《莊子·天下篇》開其端，而迄至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與《七略》才告基本完成的。西漢劉歆《七略》的主要內容，東漢班固編撰《漢書》時，刪其要而成為書中的《藝文志》。

縱橫家作為一個獨具特點的思想與文化流派，首次見之於文獻著錄，就是從劉向所著的《別錄·諸子略·輯略》開始的：

「昔周之末，孔子既沒，後世諸子，各著篇章，
欲崇廣道藝，成一家之說，旨趣不同，故分為九家，

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劉向《別錄佚文》之《諸子略·輯略》）。

劉向之子劉歆繼父之業績校中秘之書，並撰述《七略·諸子略》，在《輯略》中總結概述諸子百家一仍其父的觀點，而更申論之。他將先秦至漢代的思想文化流派，分為「九流十家」，並斷言這些流派都出於先秦的王官之學：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明成敗興廢，然後知秉要持權，故尚無為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以授民時者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者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尚儉；宗祠嚴父，是以尚鬼神；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順四時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遭變用權，受命而不受辭。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此九家者，各引一端，崇尚其事，其家雖殊，譬如火水相滅亦相生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所短取所長，足以通萬方之略也。」

接著劉歆又補述了「小說家」，謂其出於稗官，為「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並明確表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若用傳統的學術觀點看來，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七略》及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僅是「目錄」之學，其作用只在於將先秦與漢代的各種文獻資料分類，加以著錄而已。在今天，人們則把這些著作看作是先秦和漢代的文化史綱要，更加重視其思想史及文化史的巨大價值。不過，即便如此，近人對於劉向、劉歆父子和班固的這些著作，仍舊頗多非議。集中而言，意見多為兩點：一是對將先秦漢代的思想文化流派，分為「九流十家」不能成立；二是認為「九流十家」皆出於王官之說「全無憑據」，不符合歷史事實。持此論者，有的更進而否認先秦、漢代曾經客觀存在過的思想文化流派，認為司馬談及司馬遷父子所說的「儒、墨、名、法、陰陽、道德」六家分法，足以包舉先秦的重要學派，無可非議；劉氏父子及班固續增「縱橫、農、雜、小說」四家，頗類蛇足，即在目錄學上也殊無根據；六家皆以其學顯世，然戰國雖縱橫之士，卻無縱橫之學，「縱橫家只有人才，而無學術」②雜家、農家也都不能各成一家。對縱橫家持否認觀點的學者以胡適、趙紀彬為代表。胡適在其《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中說：

「『九流十家』出於王官，皆屬漢儒附會之辭，其言全無憑據。先秦顯學，本只有儒、墨、道三家。」

他進而否認名家、縱橫家、雜家、法家的獨立存在的歷史事實及其思想文化的價值，認為：

「後世所稱法家如韓非、《管子》，皆自屬道家，任法術、任勢以為治皆『道』也。其它如《呂覽》之類，皆雜糅不成一家之言。」「縱橫之術出於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縱橫自是縱橫，一是

官守，一為政術，二者豈相為淵源耶？」「古無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學，無不有其為學之方術，此方術即是『邏輯』，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學術之方法論亡矣。劉歆、班固承其謬說，列名家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知漢人所立之『九流』之名之無徵，則九流之出於王官之說不攻自破矣。」

趙紀彬在其所著《困知錄》「略論先秦哲學思想的起源、派別和成就」一文中則說：

「九流十家之說的最大毛病，就是劃分學派的標準問題。當然，我們不能要求古人按照階級立場來劃分學派，但總至少應該看他有無中心思想，其中心思想是否有一貫的精神。根據這種標準來看，劉、班在司馬談《六家要旨》之外，又添上縱橫、農、雜、小說等四派，實在是等於畫蛇添足。例如縱橫家，究竟算什麼學派？蘇秦、張儀是縱橫之士，都沒有一定的主張。其學術思想如何？說不出來，所以戰國只有縱橫之士，並無縱橫之學，可能與六家並列。」

以胡適、趙紀彬為代表的上述意見，有兩點與我們的論題有密切的關聯，值得提出來研討。第一點是這種觀點，究其根源在於把中國文化完成哲學突破的進程看成是靜止的，而無視突破本身有其動態的發展過程。事實上，中國文化完成哲學突破所經歷的時間，與世界上其它三大文明——希臘、以色列、印度各自完成其哲學突破的時間大致相始終，都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內。據錢穆先生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的考證，劉向校書中秘是從漢代

成帝河平三年即公元前二六年開始，劉向搜集整理縱橫家的代表著作《戰國策》及撰述《別錄》，當即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③而其子劉歆繼劉向集六藝群書，別為《七略》，則是在漢綏和二年，也即公元前七年完成，都發生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內。他們的著述並非僅僅記錄了先秦諸子百家的論著和流派，同時也用了相當多的篇幅與內容，忠實地記錄和評價了漢代開始迄至他們校理群書當時當代的學術著作和文化流派。我們說《別錄》、《七略》及刪其要而成的東漢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是先秦及漢代思想、文化史大綱，其重要意義就正在於，他們以文化史綱要的形式，總結和記述了漢代知識階層繼續先秦百家爭鳴的哲學突破的發展進程。第二點是自漢代以下迄於今日，無論贊成劉氏父子及《漢書·藝文志》的說法與否，大都否認縱橫家作為一個獨具特點的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和價值。這雖與上述第一點有關，不過深究其原因則更為複雜。因此，要深入論述縱橫家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及其價值，首先必須對上述兩點作必要的探討。

現在，先具體討論第一點。中國文化的樞紐時代經歷了漫長的時期，其哲學突破完成的重要標誌之一，就是通過先秦百家爭鳴而形成各具特點、流派紛呈的諸子之學。從思想史及文化史的角度，對各家流派集中總結與評價的文獻，自先秦迄於漢代，主要是《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淮南子·要略訓》、司馬遷父子《論六家要旨》及《史記》有關論述；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及班固《漢書·藝文志》。通過對這些文獻的研討，我們可以較清楚地知見中國文化哲學突破發展進程的脈絡與痕跡。

《莊子·天下篇》是中國文化史上對先秦百家爭鳴作出總結

性論述的第一篇論著。《天下篇》評說先秦各家學派，按文中的先後順序是：儒家、墨家、道家、名家。其評價儒家，著眼於儒家對於「六藝」及禮樂制度的講求與傳播：

「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綰紳先生多能明之。」

同時也強調了儒家學術思想及禮樂制度，對於其它各家的影響與滲透，「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歷來研究先秦思想、文化流派的人，往往發現先秦各家學說多有相通之處，具體舉例而言，尤其道、墨兩家在早期都或多或少有受儒家影響的痕跡。事實上，最先指出這一現象的正是《莊子·天下篇》。

其評價墨家則指出其學說實行不易，所謂「以繩墨自矯，爲之太過，己之大循」，「其行難爲，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又觀察細微，認識到墨學發展到當時已派系支離，「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評價名家惠施，則認為「其道舛駁，其言不中」方向是錯誤的，「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悲夫！」不過，《莊子·天下篇》對名家的這些評論，卻首次記載了惠施與桓團、公孫龍及「南方倚人黃繚」相互論辯的較詳細的思想內容，使我們可以具知當時名家發展的線索。

其評論道家的部分更爲精細。據馮友蘭先生的研究，《天下篇》認為當時道家發展已經歷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代表人物是彭蒙、田駢、慎到；第二階段是老聃；第三階段是莊周。④

從以上的內容我們可看到，《莊子·天下篇》總結先秦百家爭鳴各派，雖然首先揭出一個根本性學術總體「道術」，認為「道術」「無乎不在」，是關乎宇宙、人生本體「原於一」的根本命題，但在具體論述中，卻更注意到「道術」「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的各種思想文化流派具體衍生的現象，第一次從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明確地提出「道術將為天下裂」，也即哲學突破的觀點。可以認為，在《莊子·天下篇》之後，對先秦迄至漢代中國文化發展衍變作出總結評價的著述，都是沿著《莊子·天下篇》「道術為天下裂」觀點繼續進行的。隨著時代的推移，中國文化哲學突破的具體內容代有增益，而其演變與發展的全貌也隨之日益系統明晰。

荀子的《非十二子》除儒家之外還評說了道家、墨家、法家與名家，均只各就其學術思想特點概略加以批評，而都歸之於「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其錯也僅在「足以欺世惑眾」。對於儒家則尤其細緻精審，不僅批評了子思、孟軻學派「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還批評了子張、子夏、子游只知注重形式主義禮儀，講求衣冠服飾，「禹行而舜趨」，貪財、好吃，是拋棄了儒家學說真諦的「偷儒」與「賤儒」。可以說儒家學派除了仲尼與子弓外，荀子幾乎都批評了。這表明荀子法先王，講求禮儀必須與法結合的思想確是異於子思與孟子學派，從一個新的角度發展了儒家學說。於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荀子撰寫《非十二子》的主要目的，還不僅在於評說先秦其它各家思想派別，而是將重點放在廓清儒學思想門戶，闡發為他自己所發展了的儒家學說。同時也說明荀子與《莊子·天下篇》的作者一樣，是在對一系列在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哲

學突破進程作總結。除了自己的儒家學派荀子詳加評說之外，對其它各家只做了概略的評述，因此，在客觀上就沒能做到依學術而稱之以「家」來一一檢討其意義得失。

荀子批評墨家，只及於墨家代表者墨翟、宋鉞，他對儒家各派不滿，也只一一指名姓道及。但到了韓非所著《韓非子·顯學》裡，韓非對儒墨兩家的批評就可以明確地指出：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

並具體指明八派儒學各為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三家別墨是相夫、鄧陵氏、相里氏。其中墨家三派別墨中的兩派，已首先見於《莊子·天下篇》。自然，韓非《顯學》所具論儒墨顯學，加以評估，目的在於確立自己法家學說的地位，但也清楚地表明，對於散裂而為天下之學的先秦百家的總結，是不可能與其「散裂」進程同步完成的。如果儒家不發展分化，並已經形成八個派別，如果墨家也沒有從先期墨家離析為三派的話，韓非是不可能具體地加以論說總結的。從《顯學》我們還可以看到，韓非不僅具體評說了分裂而成八派的儒家與三家別墨，而明確地指出儒家與墨家學說的總代表人物分別是孔丘和墨翟。這說明，《顯學》篇的作者對於先秦參與百家爭鳴各家學術的派別觀念比《莊子·天下篇》與《荀子·非十二子》所表現出來的更為明晰，其總結與評說也有了發展與深入。與《莊子·天下篇》及《荀子·非十二子》相同的是，《顯學》仍然沒有冠以「家」來區別「儒」、「墨」，對其它各派也如此。韓非對於先秦中國文化哲學突破只作了局部的總結，而非全面、最後